

藥

地

炮

莊

藥地炮莊序

紫柏老人刻覺範冷齋之背表其行如嬰杵不惜銅虎鐵鶴故  
犯忌以明綱宗留救後世夢筆杖人提莊託孤亦猶是也末世  
學者不發願力不究實用則或以倍謫標新或以椎拂裝面相  
率逃學嫉淡而以道爲掠虛鬪勝之技煉假護短無當中和不  
可憫耶詩曰旣之陰女反余來嚇尊杏背憎自有肺腸莊生悲  
其漸毒頡滑離跂好智爭歸于利早刺破矣藥地大師之炮莊  
也列諸病症而使醫工自飲上池疔垣外焉將謂夢筆以藥地  
爲下宮耶藥地以夢筆爲下宮耶將謂不可莊語而疏理以厄  
寓爲下宮耶將謂鹵莽不可而養生以鑿成爲下宮耶縉中之

祝早已無言本不求知又何用白天下竟無知者乎哉可惜許  
雍茂孟陬天界學人大中陳升表題

因論曰立言者至當寓言者至適呂皓曰合性情之正其言近  
理卽性情之安其言近道筆讀書者知人論世觀所感耳莊子  
知世不可莊語寂感何如耶今欲決千古疑而直告不信也炮  
莊製藥列諸症變使人參省而自適其當焉夢筆藥地立寓雙  
冥其寂感何如耶東坡曰此意只憂兒輩講逢人休道北窗涼  
和靖曰百千三昧無人見說向吾師是洩機將憂狼藉乎何憂  
焉人不讀讀猶不讀也遇筆讀者叫絕有分但曰佛說添四十  
九年不曾說一字猶是冒例 夢筆學者大憚何三省題

閱炮莊與滕公刻語

余滌江千里訪宓山愚者於泐林適閱炮莊謂公刻曰寓言十  
九綜百家貫六經周易外傳也談合潛夫先生時論求之道在  
是夫公刻曰若知希何余曰然宓山厲甄蘇之節不有其各發  
源洛之蘊不有其功揆竺乾之奧不有其迹三者皆不有皆寓  
也揆諸時論藏一旋四之環中豈有二哉鄉者宓山懸瘴徵髯  
長干竹關會失枯奔喪應墓三年比出遊好學不倦或私余曰  
出世盡一切泡影冥之余曰不昔人從遠公事佛養其父瓦官  
寺守亮精易理文鏡資益爲多盡其在我塗殊歸同世出世間  
一也聞者或歎以余觀秦伯夷齊得孔子而後論定胡氏以沐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五十六  
五十七  
五十八  
五十九  
六十  
六十一  
六十二  
六十三  
六十四  
六十五  
六十六  
六十七  
六十八  
六十九  
七十  
七十一  
七十二  
七十三  
七十四  
七十五  
七十六  
七十七  
七十八  
七十九  
八十  
八十一  
八十二  
八十三  
八十四  
八十五  
八十六  
八十七  
八十八  
八十九  
九十  
九十一  
九十二  
九十三  
九十四  
九十五  
九十六  
九十七  
九十八  
九十九  
一百

沿之舉當先發後聞董毅謂事敬王西虜可復藥爲帝耳甚者  
廬陵慈湖則疑繫辭臨川則詆斷爛洩水盱江則譏孟子考亭  
則以通書精淡過語孟知人知言之難孔孟且不免訾議而況  
後儒哉子思曰百世俟聖人而不惑俟聖人非俟人也孔子  
曰知我者其天乎猶言知我者我也非求天知也宓公刻今日  
致傲於知希也桐自伯通公泊本菴君靜潛夫三先生世傳正  
學宓山蒙難正志牙身緇衣如一日可不謂艱且劬較之本穴  
紀蓮十空著經抑又淡隱矣知不知何損於宓山余自信知宓  
山者卒亦未能盡知以其寓而不有故也尚無徒以炮莊測之  
哉故次其語俟後世論定云也山瘖道人自烈書

庸生謏劣晚欲早版還歷諸家門庭畢志天界座下枝人常謂  
庸曰世出世本妙叶也法幢不少猶屬艸創傳說莽蕩且不返  
矣此時弘道在集大成非精差別豈能隨物盡變可公共一切  
智而絕不驕妬物宜至隨如鼓一二間出之人也今已洞徹底  
源三教總持渠自無避惟拂鉢鉢以本分草料殺活不妨衝破  
青霄若舍身集法燭雙遊之孤者其一歸乎枝人言之縷縷庸  
之肌骨沁入淡矣甲午之夏自靈巖來爲兩宗修和枝人令開  
之大師走贈高座師曰省一事勝多一事今旣明矣更何求焉  
庸心服之迨淮上先師歸寂合尖無縫之後未可坐無事也發  
願給侍枝人終身而枝人歛然去矣余驢訃壽昌會大師于渠

地痛憮宿志托孤在此矣願以事杖人者事之中心悅而誠服  
古人祇是不欺耳暇讀炮莊歎曰超一切然而遊一切中其自  
得在學本孝之流信其學中和其必獲也師承三世淵源時乘  
易中神無方禘不越而外祖具觀我太史早提如如當當平天  
下之謠遙風綠相續周已奇矣感天地之鑪精刀鋒萬里歷盡  
坎窗狹路托孤有誰知其同患藏密之苦心者乎當此末法關  
諍堅固非愚卽蕩直告不信杖人評莊正欲別路醒之藥地炮  
莊合古今之評以顯杖人之正妙在聽天下人各各平心自吞  
吐之果平心乎各當其分各竭其才物論本自齊也予小子畢  
志於天界者將畢志于此矣竟飛辛丑檀度學人弘庸敬題

補堂炮莊序

昔醫王遣二童子視地一見遍地無是藥者一見遍地無非藥者余遇必呵皆邊見也農皇一日而遇七十二毒豈百草皆有毒哉唯此一莖草能殺人能活人毒氣之所鍾也夫能勝是氣者必生於是氣之中此以毒治毒之法而非炮則藥不爲功三古以來道德仁義禮樂刑政之說蘊毒於人心深矣莊子以冷語冰之千載而下藥地大師又以熱心炮之譬如服五石者不從嚴冬之節以寒泉百斛通體淋漓則其熱性不發熱性不發則其毒根不灰石中有火木中有火大海之中有火是其熱處爆着卽其冷處澆着也莊之藥師之炮同一發毒作用耳浪杖



大丹  
人燈熱一書十方始知是火師卽傳以爲炮岐黃不在父子間  
乎雖然古人之病病道少今人之病病道多也須炮却始得蓋  
霄能醫病藥地能醫醫是曰醫王

廬山補堂居士文德翼拜撰

炮莊序

南北二帝遇於中央謀報渾沌之德日鑿一竅七日而渾沌死  
古今之書號稱渾沌未有過於莊子者免舜之精一孔之一黃  
先王至精至微寓於大經大法至戰國而鑿裂盡矣當時有憂  
之者唯孟軻莊周二人耳孟子反之於懼懼不足而以怒罵申  
之攘雞墻乞比於堯矣莊子不厭以爲此不運之渾沌則支離  
剖裂終歸泯滅故幻其指趣空其事類變其名目腐中廢之正  
道壞大聖之緒言或危之或寓之正言十一旁言十九其真塵  
垢微視陶鑄堯舜者乎予常謂天下之道不舉兩端不能見一  
端不舉外景不能見內景莊生好游衍於兩端而以一端歸其

覺屢遺逸於外景而於內景逐其源背負青天息養天德生爲  
懸附夙夙潰之以爲兩端則中端見矣以爲外景則內景全矣  
以天下藏天下而不以一身遺天下此莊生之旨也後之註者  
多矣不爲雷同則爲枘鑿殊得其一端則失之兩端求之景內  
則遺之景外千載郭象尙未夢見况其餘乎自天界老人發托  
孤之論棄地又舉而炮之而莊生題爲堯舜周孔之孺子矣其  
與孟子同功而不與孟子同報者孟子以正莊生以反孟子以  
嚴莊生以謾嚴與正者其心易見而反與誕者其旨難知也此  
莊氏之書所以萬古獨稱渾沌池者乎今無塔被浪老人一鑿又  
被藥地再鑿棍錙鉞電不多乎後前川蘆中人余幾斂

鮑莊咏二十四韻

梁閔十三徽易群龍無首緊誰變化之但見南華安迫達怒而  
飛六息搏于九樽浮江海中出此不龜手萬世旦暮遇蜩蝶混  
奇偶緣督養卅基善刀藏已久世出人間世支離復何有相視  
而莫逆三人相與友倏忽擊泚池心醉益止酒東陵望西山城  
殺盜駢拇聖若見祛篋折衝且捨斗在宥天地寬任運靜而壽  
刻意仍繕性秋水清無垢至樂原達生不記樹生肘斐憐至風  
憐騰發咲芻狗狂屈拜特室神奇換腐朽象罔赤水珠洛誦空  
二西庚桑楚近各無鬼魁應走外物不可必雪子心如藕讓王  
寧說劍孔遺兄弟柳阿佛罵聖人千古避臙口漁父擊音去六

經苑與守杏壇若下宮藏山尚嬰白托孤有炮莊白日雷霆吼  
無可大師與黃皇苗裔奇過也闡關引之于前荷山訂之于  
後易湖光在龍門橋上率搗空傘蔭瀑布財鹿溪寺東將投  
白足去八閩而歸止入三江以來之炮莊乎藥地君臣羅喚  
焉田伯允弟賦律十首擬古一章敢與枯花度堊飛錫云爾

丁未純易月閏之朔傍華狂屈蕃具草

讀地莊題辭

樂地主人不知何時窺見神農皇帝陵百神府消息集諸禱海  
到處試人竊見杖人以莊子爲尼山托後人多不信服以其毒  
攻之謂之地莊不嫌五百里倚樓霞一讀樓霞時客盱江景雲  
謂侍僧曰莊子當時夢爲蝴蝶自云不知有周又豈知有今日  
地莊者乎朕莊子開頭便說胸逍遙游想是他眼中不曾見有  
一個快活漢也他似看得世間人大者不能忘大小者不能忘  
小不獨不相忘且全身墮在沒溺風浪中而又彼此相笑屬與  
片鷗相去幾希或云莊子之書盡出杜撰杖人樂地大驚小怪  
引許多宗門中辭去發明他那人且不識莊子語又如何明得

宗門中辭不亦隔聲接毒耶不見道不怕疑殺天下人有無人疑就是宗門中辭也成杜撰我如他道北溟有魚其名曰鯢遮個話頭從何處得來他得之老子非常一語故纔說個魚就化為鵬去矣鵬之背又不知其幾千里豈是那道學先生認定個無極太極耶侍僧曰和尚平日說未常讀書不曉莊子於今又安可妄論得無使藥地主人噴飯乎你會磨不讀書人他把書送來你看也要說幾句淡話見博那讀書人一笑纔是不朕一生口挂壁上矣也呵呵鏡舌鏡舌

康熙丙午初發竺菴道人大成書於景雲丈室

炮莊序

三家聖人皆大醫王也不惟諳病亦善炮藥慧日本草泐潭炮  
灸同一鼻孔出氣也周孔之藥其味純王不善服者謂金色各  
利外人生別無事業陳腐壅滯俗入音盲蒙莊氏出以曠達高  
放炮之湯洗塵俗知形而上處生要覺有廓天大路眼孔一豁  
矣耳食者議漆園左儒非杖人托孤制論千年闢室誰則破之  
此一炮大快也我大雄教至包羅精備刮磨凡聖以浮幢華藏  
爲大生藥舖以人天十類軟中上解脫十地等覺爲病人以大  
藏琅函止觀施戒等法爲藥方八邪四倒諸症觸之立愈然膠  
名相滯偏權者算沙賣地執藥成病釋迦老子以拈華炮之五



家諸老又炮之以綱宗塗毒一擊聞者皆喪其藥現前矣此一  
炮又火快也。至今日藥肆雜雜醫師汎濫或以毒并誤爲上池  
廣藥殺人不可指數藥地愚者受焉假毛錐于大施鍼砭先舉  
莊而炮之阿伽善見陳執竈土能作除病利益者漁獵殆盡傾  
潢倒海拆骨刷髓諸門徽腐不留剩迹吾故曰炮儒者莊也炮  
教者宗也。茲快雖曰炮莊實兼三教五宗而大炮之也者。要國  
手時縛藥人愈出愈奇向秀郭象嘖曰咋舌非千百載下又一  
大快手雖然莊則炮矣誰其炮炮之一字洗脫不下猶是癡  
人前說夢青原室中痛林弊未得在

黃梅破額晦山樵者戒顯拜藥

魚莊小引

子嵩開卷一尺復放何乃暗聽三十季而復沾沾此耶忽遇破  
藍莖草托孤竹開祀包傑爾一枝橫出曝然放杖燒其鼎而炮  
之重翻三一齊湮會通易餘其爲藥症也梨坎矣讀晉論世至  
不可以莊語而危之傷之支離連狝有大傷心不得已者士處  
刀於才不才背負青天熱腸而怒冷跡而笑筭之于管某之破  
凍直塞兩間孰能錮之天以戰國報漆園之天也乎哉厥常駭  
新偏勝愉快中道腐矣直告不信故寓之別身焉繕談傑之波  
瀾燕游于之耳目使盡情傷自觸痛瑯吹影鑲塵販其蔽帶曾  
有外于生處有無者耶推墮溟泮喪其是非使人怒不得笑不

得聽其自己而享中庸上天之載此爾爾柔四克之奇方耶自  
莊生後數于季評者聚矣或詆棋或擊節抑揚博博疑始韻滑  
火與日吾屯也陰與夜吾代也此固剝爛彌縫旁通正變之冷  
窻耶浮山藥地因大集古今之割漆者岑桂硫磺同置藥籠彼  
且蠶糧揭竿與之洒濯彼且覬位罔覺與之營款彼目屠龍削  
鍊與之作日彼且櫛餌變水與之伏火彼且甘寂乘羽與之消  
開隨人自嘗而吞吐之愚者不復一喙果有整粉磨許魏茹者  
不容聲矣或問古人云大地火發始得與迨遠遊進一步乎退  
一步乎曰炮

浮山愚者辨識

炮莊發凡

格外微言何例耶。正爲本無持。執而面爲今時垂手也。訓詞注  
之於下。諸家議論彙之于後。別路拈提列之于上。然時有互見  
重言者。此筌蹄也。所貴切已。勿欺。徹首徹尾耳。聖學宗教各各  
會通。且得平心。面面可入。如或各得所近。各執師說。一任世出  
世間。大小偏全。幟旛假筮。莊子祇是本色閒人。不來攪行奪市。  
但可憐神明國土。多被熱滿。雖伏熱。雖隨緣。不覺旁觀冷齒。  
先輩云。讀書須得配法。方不偏執。卽以莊子一書。自具兩端之  
言。配之三層。未始有兩日。不厭其所起。欲廢斗斛權衡。而日不  
隨其所屬。孰肯以微爲事。而日議止於極物。曾幾其及。豈否天

下篇舉六經。明數度。天運篇提九流。陳理序。莊子因讀書博物。而反說約者也。戰國急功利而附會仁義之名。其膠柱鼓瑟者。迂腐生當世之厭。漆園憤激而以超曠化之議。得其解乎。流離靡罔。讀此表我而遊焉。安于所傷。感恩多矣。嗟乎。千季紛辨。口不可禁。不如聽其誠然。我常遊於萬物之表。向首躬之。因邪機。正以物付物。此卽一參。兩行。因是以明之旨也。正論奇論。反語隱語。兩末兩造。燕通而中道自顯矣。對待流行。襟而不越。一發二中。猶不信耶。既不可與莊語。時峭時平。時迂時瑰。究不免乎。笑且率吾真。

晁文元作汰藏碎金錄。晁景迂曰。讀此者何人乎。儒不肆胸臆。

禪不私宗。派道人能厭飛鍊者。得意垂翅。憚無以勝。憂患者。謝  
事得歸。曩習難忘。而杜門者。此書古蘊。淵塞。尤非粗浮所能受。  
用蓋古今老病。盡古今是。辨非漫說而已也。醫不啻選氣。經脈  
變症。藥性之故。爭排單方。招牌。將誰欺乎。嬰梓血。莫不容輕白。  
既已嘗。毋願補。固經在此。藥籠。卽此是事。采者炮者。自須歷過  
方知。

就世性而言。儒非老莊。而莊又與老別。禪以莊宗。虛無自然。爲  
外道者。殊。莊在三教外乎。藏身別路。化歸中。私謙信。及此。杖人  
我。發托孤之論。以寓。總。顯其。對。嘗曰。道若不同。則不相。爲  
謀。矣。是望人以道大同於天下。必不使異端之終。爲異端也。第

忠介云。纔欲合三教。便是妄想。或因不必引彼證此。且返裡且放下。此過關者。被人語若肯切已。濟養自有可笑時。俯上不能如何是了。淹人養養不甘。非無頑狂堪痛。寧將道與誓命。作參學事。畢耶。遠港曰。圓機之士。分合皆呼。郭象曰。事稱其能。各當其分。道遙一也。塞壑填溝。何消氣急。

陽明曰。今皆說性。不是見性。三一曰。真見性者。止有一事。古公曰。性之一字。吾不喜聞。是其人則得。誰是上根。好來冒昧耶。且問坐禪情見。作得至不把捉得定。如隔日懸。顯拂用坎。權當啗黃。直至不爲物取。不爲我取。不爲天取。始是真不動心。必懸不擬。過緣卽宗。尚有三教耶。無三教耶。盡大地一隻眼。尚兩儼耶。

尚有一慨耶世誰告竭力此事而勝氣乘權強之不信但使苟  
取其故久亦化矣即因此同異激揚之幾以鼓其疑燕向上之  
興不亦善乎水窮山盡自歎水消不在按牛斲草也願力任其  
大小等刀批導各用所長隨分不欺本乎混矣舉比噫庸自推  
土苴忽出此種別調亦地鼓舞日漸開翁曰大可憐生

皖桐方野同廷尉公真吳觀我宮論公激揚二十年而潛夫中  
丞公會之於易晚徑作時論焉虛舟子曰真一用二範圍畢矣  
至誠神明無我備物甲和之極惟此心傳德念蔽之生于憂患  
所通相益習坎窞明以公因反因為演變以秩序變化我歷同  
時爲統御午會大集誠然哉浮山大人其一切有淵源三世各



其外觀因緣甚奇。一生定寔好學不厭。屢盡其期。息喘杖屨。向  
上穿翻一點。而潛飛隨乘矣。寓不得已。天豈辭勞。

杖人莊子提正。从布寓內。正以世出世。添代明錯行。格外秀。鼓  
鼓叶中和。亦神機引也。未法變產。禁肆尤甚。帶此冷龜。暗毒彌  
輪。豈如昧同體者。笑芸田乎。燒不自欺之火。全身劍刃。求傷盡  
偷心之人。時乘大集。縱術三墮。天行無忌。苦心大用。何必人知。  
在天界時。又取莊子全評之。以付竹關。公室之托。厥在斯歟。薛  
更生陳曼昭時集。諸解不谿。約爲莊會。茲乃廣。收古今而總之。  
適同此緣。相隨聯地。因爲發凡。以啓讀。者抱山行者所記。

樂地學人異月謹錄

藥地炮莊目錄

序文 首

發凡 七則

總論上 焦漢唐宋至今諸家論說

總論中 慈山影警論 鼓山諫言一則  
天界從正托孤論 黃休合錄

總論下 向子與郭子書 惠子與莊子書  
藥地總炮七論 唯室一解

卷之一 內篇 逍遙遊 齊物論

卷之二 內篇 養生主 人間世 德充符

卷之三 內篇 大宗師 應帝王

卷之四 外篇 騶佻 馬蹄 胠篋 在宥

卷之五

外篇

天道

天運

劇盜

難治

卷之六

外篇

至樂

達生

南水

難治

卷之七

外篇

庚桑楚

徐無鬼

則陽

卷之八

外篇

外物

寓言

讓王

盜跖

卷之九

外篇

說劍

漁父

列禦寇

天下

庚桑楚

庚桑楚問玉神丹

樂地炮莊總論上

墨歷山樵集

卷序行者蕭伯升孟昉跋

張天如曰。此子  
天正。便。便。見。子  
史。選。一。傳。後。世  
多。言。者。無。以  
加。也。

愚曰。觀室暢其  
父志。正是忍辱  
善。隨。覺。此。亦。戲  
巧。演。自。快。悲。何  
如。耶。又。曰。子。長  
以。盡。事。致。活。自  
適。子。休。以。虛。言  
割。刺。自。適。都是  
傷。心。人。所。以。一  
語。道。破。

文中子曰。史記  
多。述。九。流。知。其

史記傳曰。莊周嘗爲蒙漆園吏。與黎惠王齊定王同  
時者。嘗率寓言。無事實。然善屬書。辯辭。皆事類情。屬  
剝刺儲墨。雖當世宿學。不能自解免也。洗洋自恣。以  
適己。故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楚威王幣迎爲相。莊  
周笑曰。不見郊祭之犧牛乎。養食之數歲。衣以文繡。  
入大廟。欲爲孤豚。豈可得乎。喪宰游戲污賫之中。自  
快。

司馬談。慙學者不達而辭詳。乃論六家要指。曰。天下

不可廢而各有  
樂也安得長者  
之言哉通其變  
天下無弊法執  
其方天下無善  
政故曰仔乎其  
人安得道哉之  
士與之其語九  
流哉其得聖極  
九一哉  
各一  
即  
誠觀試受道說  
于黃子故六家  
學指宗進而還  
宗春秋論者以  
先黃老後六經  
皆運非其實矣

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塗。夫陰陽備。量名法。道德直。所從言之異路。有省不省耳。陰陽拘而多長。狀序四時。不可失也。儒者博而寡要。勞而無功。其事難盡從。然序君臣父子之禮。列夫婦長幼之別。不可易也。墨儉而難遵。其置本節用。不可廢也。法家嚴而少恩。然正上下之分。不可改矣。名家苛察繆繞。然控名責實。不可不察也。道家無爲無不爲。其術以虛無爲本。因循爲用。無成勢。無常形。究萬物之情。不爲物先。不爲物後。故能爲萬物主。有法無法。因時爲業。有度無度。因物與合。故曰聖人不朽。時變是守。虛者道之常也。

三一曰黃若  
又豈可免強  
天下之日百  
病波之命結  
六經人之將  
其言也者

虛在上則欲  
者其文久矣  
人而執見所  
儒治漢初之  
所謂道正指  
明之聖

愚曰遷既專  
于世家而以  
內入自美列  
非信莊于七  
以顯天跡去  
公正是莊于  
附凡元祖遷

者謂之端實  
不中其聲者  
謂之寡寡言  
不聽森乃不  
生賢不肖自  
分黑白乃形  
在所欲用爾  
何事不成乃  
合大道混混  
真復光耀天  
下復反無名  
神者生之本  
形者生之具  
不先定其形  
神而曰我有  
以治天下何  
辭哉

德以老莊揚為道家此段已盡莊子之旨夫道  
道惟明于繼善成性者能用人之用也一陰一陽之謂  
人兩端用也表其實混剛之公理而已人猶勞之乃  
安安乃有勞傷萬物而載以重之隨人自用其長短  
而不能逃其範圍功至大矣治最要矣諸子或偏言  
內偏言外大抵發于表明正  
理而急于自用用時勢耳執遷手曰庸衰孔子修  
舊起廢至今五百歲有能紹明之正易傳續春秋本

心手區夫。統者師之遠。六家歸于素。玉明夫。然各客專門。而統於中正。談執處手。何嘗不尊孔子哉。

禮曰。樂數詩書。禮樂皆禮也。中皆易也。無方有左。各執一見。聖人台易。禮而前志。選以禮。春秋用勸。愈不然而數陰陽。自然之遞。非或盡室。鍾之思。誰能合命。根而發。揮以畢其幸也耶。

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還序春秋而表禮立極。至備。情文俱盡。其次情文代勝。其既復情以歸太一。天下從之者。治。不從者亂。堅白同異之察。入焉而殺。擅作典制。褊陋之說。入焉而望。暴慢恣睢。輕俗爲高之屬。入焉而墜。純衡規矩。則不可欺。然而不洽。禮不足禮。謂之無方之民。洽禮足禮。謂之有方之士。禮之中。能慮能固。加好之焉。聖矣。故尊孔子世家。而老莊申韓同傳。其作孟荀傳。有云。亡國亂君。不遂大道。而信戲祥。鄙儒小拘。如莊周等。又滑稽亂俗。不可訓。故曰。莊子散道德。放論。明其有正論在也。

聖者曰得老莊  
至淡黃其若千  
黃潤其德清富  
化人臣于此  
所謂通一不用  
而法諸庸者乎  
別降妙言師止  
者其

始始于不始生  
生于不生因何  
非反因耶既曰  
我道為身者非  
身又曰神靈我  
者道使然事反

嚴君平作老子指歸引莊曰。任車未虧。僅于行之。及  
其傾覆也。顛高墮谷。千人不能安。卵之未洩也。一指  
摩之。及其為飛鴻也。奮翼凌雲。曾繳不能達也。胎之  
能乳也。一繩制之。及其為牡也。羅網不能禁也。虎也  
執羣獸。食牛馬。劍戟不能難也。故漣滴之流久而成  
江海。小蛇不灰。化為神龍。積微之善。以至吉祥。小惡  
不止。乃至滅亡。又曰。我之所以為我者。豈我也哉。我  
猶為身者。非身。身之所以為身者。以我存也。而我之  
所以為我者。以有神也。神之所以因我者。道使然也。  
又曰。道之所生。天之所興。始始于不始。生生于不生。



因寒且固如何  
是公因

既失知此何以  
折中若不折中

早是聖胸刺喉  
也

其中異而外同  
編素得此否

當逐初耶當鋼  
之使逐耶不能  
鋼之逐聽之耶  
當明其物中按  
逐之乎理耶

存存于不存。亡亡于不亡。又曰夫饑而倍食。渴而大  
飲。熱而投水。寒而入火。所苦難除。其身必死。胸中有  
瘕。不可擊。喉中有疾。不可刺也。蜚蜚著面。不可數也。  
蟻蝨著身。不可斫也。又曰夫日月之出入也。同明。人  
之成生也。同形。春秋之分也。同利。玄聖之與野人也。  
同容。通者之與閉塞也。同事。道士之與赤子也。同功。  
凡此數者。其中異而外同。非有聖人。莫之能明。又曰  
夫陰而不陽。萬物不生。陽而不陰。萬物不成。天地之  
道。始必有終。終必有始。又曰夫嬰兒未知而忠于先  
賢。及其壯大有識。欺給兄嫂。三軍得意。則下亡虜窟。

莊中大成非則  
君臣得非無知

貉之獸不避兕虎其事非易事理然也

以上諸語皆  
今書所不能

今儼到區溫公  
子固取攝正謂

按漢執文志莊子五十三篇  
定爲三十三篇則今之所有特十之四耳

其功難

拆衷孔子于  
康節服之謂其

揚雄曰老子之言道德吾有取焉耳及擬提仁義經

知易故也謂其  
芳也何伐辨其

滅禮樂吾無取焉耳又或問莊子有取乎曰少欲那

不仕養何若不  
遠葉陽同漢宮

行有取乎曰自持至周問君臣之義行無知于天地

綈皮毛亦須養  
各取其所長于

之間雖隣不觀也

心乃知故  
歸宗登庸武曰

既籍曰人生天地中身者陰陽之精氣也性者五行

逆性豎子成其  
持謂突項王耶

之正性也情者游魂之變欲也神者天地所以取者

未空見在特謂  
突亦公處更未

也言生則物無不壽推成則物無不夭小則萬物莫

不見在

不小大則萬物莫不大故以成生爲一貫是非爲一

性神生處。便紛之。則令人不能夢見。廣武意。何能。見一條。非一條。合漢曰。不知物有其制。而偏至極。無外。則察大者。失其居。孔叢子。口曰。大而不知其所以。本不大矣。笑翁曰。處分。數意。太分明。廣武。枯枯。似火。生。成。性情。平。治。者。不。前。建。致。致。惟。心。

條。別。則。鬚。鬚。異。名。合。則。體。之。一。毛。也。彼。六。經。之。言。處。分。之。數。也。莊。周。之。云。致。意。之。辭。也。大。而。臨。之。則。至。極。無。外。小。而。理。之。則。物。有。其。制。世。之。好。異。者。不。顧。其。本。各。言。我。而。已。矣。殘。生。害。性。還。為。警。敵。日。視。色。耳。聾。聲。而。不。待。心。之。所。思。心。奔。欲。而。不。顧。性。之。所。安。故。疾。萌。而。禍。作。矣。至。人。恬。于。生。則。情。不。惑。靜。于。死。則。神。不。懼。故。能。與。陰。陽。化。而。不。易。從。天。地。變。而。不。移。生。究。其。壽。疾。循。其。宜。心。氣。平。治。不。消。不。虧。笑。翁。曰。籍。仲。魏。晉。而。也。詞。焉。昭。宣。不。喜。此。教。而。乃。漢。之。何。耶。正。惟。其。寓。莊。以。達。生。而。人。語。歡。笑。故。逸。得。人。眼。耳。沈。作。詰。寓。簡。曰。司。馬。昭。歎。阮。籍。至。慎。蓋。諷。在。位。使。不。敢。言。也。憤。國。者。皆。美。民。天。下。士。議。論。長。短。發。其。機。

道虛莊夫莊  
委念嚴蓋巧自  
真自毀之詞而  
郭廷平和怡是  
賢智消心用中  
之妙藥造物無  
物無物無體絲  
生無自性同參  
無係無惡無成  
無生三乘有出  
此者乎人生七  
尺五常必具知  
與不知一體關  
念緣不得已所  
爲皆當理意萬  
有如此易簡  
者乎特地拈出  
阿婆求無爲子  
此德義正恐未

郭象曰。通天地之統序。萬物之性。遂成生之變。而明  
內聖外王之道。上知造物無物。下知有物之自造也。  
莊生雖未體之。言則至矣。無會而獨應者也。秦歿遺  
放。放而不傲。上拊擊乎三皇。下病痛其一身。則寄言  
以出意耳。係生故有死。惡死故有生。無係無惡。無成  
無生。或謂莊子樂死惡生。謬也。莊子之旨。生時安生。  
死時安死。生死之情。既齊。則無爲當生而憂死矣。緣  
于不得已。則所爲皆當。故聖人以斯爲道。豈求無爲  
于恍惚哉。君臣父子。雖是人事。皆在至理中來。非聖  
人之所能爲也。人生七尺。而五常必具。故雖區區之

通鑑纂要卷之八

身乃舉天地以奉之一體之中知與不知間相與會

而俱全矣

而俱全矣

戴安道淡以放達為非曰儒家尚譽本以興賢也既

失其本則有邑取之行以容貌相欺至于末僞老莊

去名欲以篤寔也苟失其本則有越簡之行情禮俱

虧至于本薄夫僞薄非二本之失而弊者託以自縱

也道有常經而弊無常情將如之何哉自竹林放達

好談莊遂成故事庾征西曰魏云談道寔長華說千

台升亦恨清談故卜望之范武子范宣子對症作藥

能戴安道達士高隱而淡惡放達以禮自處此其本

十之上制手王右軍曰一死生為虛幻齊彭殤為妄

作此所以破

放達之根也

放達之根也

宗聖有人託否

宗聖有人託否

宗聖有人託否

宗聖有人託否

宗聖有人託否

宗聖有人託否

謂曰大性當  
正山川出雲青  
欲行至有劍必  
先才智日生焉  
能禁其不燥新  
以鼓擊耶成熱  
不免讓破無蚊  
日日撞頭猶有  
垢疔常極沐亦  
風流

陸希聲曰老氏道以爲體名以爲用無爲無不爲而  
格于皇極者也楊采宗老氏之體失于不及以至貴  
身服物能周述老氏之川失于太過故欲絕聖棄智  
申韓獎于苛繳刻急王何流于虛無放誕皆老氏之  
罪人也

李習之復性書曰喜怒哀懼愛惡欲循環交來故性  
不能統非性之罪也沙不渾水斯清矣煙不燬光斯  
明矣情不作性斯統矣性者天之命也聖人性之不  
惑者也寂然不動廣大清明昭于天地感而運通天  
下之故行止語言無不處其極也豈其無情哉有情

以智法何如耶  
晉公云生老病  
死時三則行何  
如耶聖不為混  
不得既覺無取  
覺者尚不通此  
何能論然于沈  
住於位之無內  
外耶如或沈沈  
雖覺亦渾  
清江曰此是克  
復真性總持佛  
法正命晉公昌  
黎不妨才力潤  
步若是入理淡  
談終讓習之合  
家耳曾元日李  
綱謂藥山山就  
經不顧李曰見  
面不加聞者拂

也而未嘗有情也。百姓者豈其無性情之所昏相攻  
相取未始有寤。故雖性與聖人不殊而終身不自覩  
焉。聖人知人之性皆善。可以循之不息。而至于聖也。  
故制禮以節之。作樂以和之。安于仁。樂之本也。動而  
中禮之本也。故在車則聞和鑿。在行則聞佩玉。無故  
不去。琴瑟視聽言動循禮法而動。所以教人忘嗜慾  
而歸性命之道也。誠而不息則虛。虛則明明則照天  
地而無遺。此盡性命之道也。顏子得之。其餘升堂者  
蓋皆傳也。一氣之所春。一雨之所膏。而得之者有淺  
深。不必均也。子路結緼。心不動也。曾子得正而斲斯

神便出山曰簡  
得黃耳賤且李  
曰拱謝曰如何  
是道山指上下  
曰會應曰不食  
山曰雲在青天  
水在鏡李欣歎  
作禮且問一雨  
所食得自淡澹  
本無有思動靜  
皆歸矣是雲在  
青天水在鏡空  
不亦無如便行  
猶是雲亦種種  
是曰曰  
蓋十四仁人也  
長安定中樂  
和也足于心為  
樂非仁義禮樂  
之要務或以信

已矣。孟子曰：我四十不動心。蓋其傳也。自是廢缺。學  
者莫能明。是以皆入于莊列老釋。至謂夫子之徒。不  
足以窺性命之道。悲夫。問方曰：情不生為正思。正思  
者，無思無慮也。此齋戒其心者也。猶未離于靜也。方  
靜之時，知心無思是齋戒也。知本無有思動靜皆離  
而寂然不動，是至誠也。問聖人不復為嗜慾渾乎。曰  
不復渾矣。妄情滅息，本性清明。周流六虛，覺則無邪。  
邪安自生。伊尹曰：以先覺覺後覺，如復為嗜慾所渾。  
是尚未能自覺也。安能覺人。

王介甫曰：罪莊好莊者，皆未嘗求其意也。戰國諸詐



較四端。或指四時。取詩謂空之。于頃亦折攝一場。始能但爾自。半山詩云。子曰。何妨舉世。幾迂。濁。故有斯人。對。取。其。商。鞅。口。今人亦。可。非。商。鞅。商。鞅。能。令。命。必。行。歸。全。陵。作。龍。說。曰。嘗。出。乎。害。人。而。未。始。害。人。嘗。至。于。害。已。而。未。嘗。害。已。其。自。解。也。或。曰。見。宋。新。註。諸。儒。庸。泥。欲。以。富。強。緣。之。故。實。亦。孔。耳。

陌。溺。質。朴。竝。故。誰。知。貴。已。賤。物。者。乎。莊。子。思。矯。其。弊。過。慮。仁。義。禮。樂。不。足。以。正。之。故。同。是。非。齊。彼。我。一。利。害。則。以。足。乎。心。為。得。也。既。以。其。說。矯。弊。矣。又。懼。來。世。之。遂。寔。吾。說。而。不。見。大。體。也。卒。篇。舉。六。經。以。明。之。曰。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猶。百。家。衆。技。皆。有。所。長。時。有。所。用。明。聖。人。之。道。其。全。在。彼。而。不。在。此。而。亦。自。列。其。善。於。宋。鉅。慎。到。墨。翟。老。聃。之。徒。俱。為。不。該。不。徧。一。曲。之。士。蓋。欲。明。吾。之。言。有。為。而。作。非。大。道。之。全。云。耳。身。處。昏。亂。之。間。窳。無。所。見。其。朴。引。獲。辭。聘。危。言。以。懼。喪。世。孔。子。所。謂。隱。居。放。言。者。夷。清。惠。和。皆。矯。天。

惡曰欲收清道  
錢而殺民私錢

豈能及桑孔之

言計乎李愬公

曰介甫米之志

臣也諸公雲之

太過黎美肅曰

介甫若善莊子

自不知此愚曰

彼正窺得莊子

以破諸儒之能

而定用管商以

圖一世之功勿

為所譏然而不

達物理不知因

物去乃究竟為

弊莊者誠耶若

愚聖人言如何

也

下者也。矯枉欲其直也。過則歸于任矣。莊亦曰墨子

之心則是也。其行則非莊之言。獨何異于墨哉。不以

文害詞。詞害意。善其為書之心。非其為書之說。則可

謂善讀矣。此亦莊子之所願於後之讀其書者也。今

挾莊以謾吾儒。悲夫。中人所及者。聖人詳說而謹行

之。說不詳。行不謹。則天下弊。中人所不及者。聖人蔽

之。而言略。不略而詳。則天下惑。且夫啉啉而後服者。

豈可。以諺上者哉。惜周未通此耳。其老子論曰。夫輪

較軫輻。備而成車。而不患無之。不為吾用也。今欲廢

為樂政刑而為道。何異廢輪較軫輻而為車乎。

子韓非論是韓  
三十一一讓一  
知東城所以  
聖老于手既曰  
見莊子而得吾  
心其遠蒙院議  
則又敬其弊矣  
一讓一讓知東  
城所以炮製魯  
用之手學者欲  
倍妙叶真宗請  
急著眼  
胡元瑞曰僕案  
公子之喻東城  
愛才而留此論  
耳本是一日坡  
才太俊正務盡  
以國時飲命先  
蘇伊川之論持

蘇子瞻留侯論曰。圯老人知一椎可教。故墮履挫之。  
三期半夜。而子房之器。近乎道矣。其韓非論曰。重無  
爲。則輕天下國家。是以仁不足愛。而禮不足敬。韓非  
氏得其所。以輕天下之術。遂至殘忍刻薄。而無疑。其  
莊子祠堂記曰。莊子助孔子。要不可以爲法耳。楚公  
子微服出亡。門者難之。其僕揉箠而罵曰。諫也不力。  
門者出之。事固有倒行逆施者。以僕爲不愛公子。則  
不可以爲事公子之法。亦不可。其讓王盜跖說劍漁  
父則昧者刺之。又讀莊子曰。吾有見于中。口不能言。  
今見莊子得吾心矣。其擬對御策曰。爲莊老之言曰。

故小試無疵之  
天刑後惡安在  
之鮮矣故仍擇  
其有破之吹毛  
耳果是超宗種  
純請善者眼  
念欲之數非忍  
不能生全成之  
關非極不能結  
在人志用之與  
其初而入水火  
善惡力而無成  
也果西厥歟

聖人不仁以萬物爲芻狗人子天下之父也爲人父  
而不仁其子可乎其判官告院上神宗議曰性命之  
說自于貢不可得聞而今學者耻不言性命讀其文  
浩然無當而不可窺視其貌超然無著而不可挹此  
豈真能歎哉中人之性安于放而樂于誕俾禮義拘  
束之耳陛下亦安所用之帝得議悟曰吾固疑此得  
軾議殊釋然孫升言大川蘇軾當以安石爲戒朱子  
言東坡居介甫使坡作相引少游一隊  
其瓌更猛黃節山曰考亭愛介甫惜東坡迹若有志  
特激于江玉山一時往復書牘許方山曰子瞻出治  
民皆泥之不亂天下則矣若理學未融美特于職徒  
以叔孫通制禮之言逢怒伊川而西門攻擊亦呂陶  
輩未盡平師之道也愚曰程爲東郭順蘇爲  
漫伯雲亦有西洛魚哉可知莊于正是甘悅

安石行新法其弟安撫持異議秀能爲此正秀世亦陳成之屬屏風于當時若善引莊以諷新法豈非應在湯也

王雱曰。莊子適性命之分。而不以成生禍福動其心。自非明智不能及此。明智矣。讀聖人之說。亦足以及此。不足以及此。而陷溺于庸之說。則其爲亂大矣。又曰。鼓舞萬物者神也。與萬物同憂者聖也。神不聖則不行。聖不行則不藏。莊周之言。尚神而賤聖。矯枉之過也。

邵子曰。莊子大辨才。以梁斷水。四顧善刀而藏。至言也。

楊龜山曰。逍遙遊。無入而不自得也。養生主。行其所無事也。

聖賢以用先得  
新示教以半山  
之體示既將謂  
始必喪身沈能  
荷全乎強前敢  
曰兩人度量同  
而執才高下危  
故不能免矣中  
即口語語柄神  
導乘在山水間  
爲俗談宜勿答  
也呂錫侯曰世  
語言嵇應尹五  
論評也然經交  
書非湯武高士  
傳取無誤是  
惡也笑曰叔夜  
是莊子功既宜  
無多猶與嵇語  
而不與阮語

朱子語錄言莊生見道體。又言淵明從老莊入。楚望  
曰其異而呵之者。爲其洗洋自恣。吊詭者廢禮法。不  
可訓耳。禮本于大。一克己復禮而致中和。洋洋優優。  
令外內之道也。隨人淺淺而視之者。亦有爲言之耳。  
王純父曰。孔子懷先進之野人。人而不仁。如禮何。玉  
帛云乎哉。老莊激言之。嵇阮感時事而避亂。陸沉。嵇  
以傲殺。豈莊之旨乎。太平遭遇。縱欲敗度。而以放達  
宗莊者。又嵇阮之罪人也。

楊慈湖曰。莊尚惡生而樂死。與貪生而惡死。何異。其  
曰神守形。乃長生。是貪生本術也。  
正曰。敬仲明。馬莊  
生以扶僞。暗取莊

朱學道時。茶是  
茶飯是飯。專精  
進齋時。茶不是  
茶。飯不是飯。竟  
竟。茶是茶。飯是  
飯。有漢。凌。古。我  
止言。我見自  
便。果。當。必  
無。我。無。我。而  
後。知。當。其。當。者。  
即。如。其。知。也。請  
過。三。關。

向上之意。以稀米。有觀破者否。單無意。亦取禪宗。  
至誠大學之正心誠意。孟子之存心養性。緊詞之窮  
理盡性。皆非聖人之  
言。則禪家冷笑矣。

在世長曰。莊子言物物者不物于物。荀子言精于道  
者物物。一也。韓嬰曰。行不貴苟難。辨不貴苟察。惟其  
當之爲貴。莊子亦曰。有爲也欲當。此中節之符也。凡  
夫物而已。賢者惟求不物于物。智者并不爲不物于  
物者所物。聖人徹上徹下。依厥止。是物物已耳。表物  
之則。卽節物之川。卽適物之用。知之乃能用之。乃知  
其發于不知而用之。應明。靡知之。臨十六。然而固達  
時出也。神哉。

世道交喪。道有  
家陸倫不加時  
况陳陳相因乎  
別器擊效。猶飛  
涼州之于晉也  
杖人檢擊。動引  
六經。蕭尺水味  
種山梅下。閉行  
賢。客之欲。獲  
安樂之盜。恐耶  
自發自玩。不妨  
西笑。

劉須溪曰。當世厭儒。儒者取厭。故莊生別路警歎引  
之。苦其心以爲筌蹄。又自疑筌蹄之誤來者也。自毀  
之。歎猶證于經。質于理。玩其文字而自謂得意者。其  
寺記曰。世教滅亡。而山間林下。以西笑興。官師禪衣  
夾馳。舞經斥戒。混色空以爲達。吾豈敢復望大乘氣  
哉。能仁堂中。以攻苦出願力。起廢寺。雖歲增千柱。日  
食萬指。亦以爲吾道蓋是無能名。無賞功。無盡分也。  
則能言者愧是矣。驛傳傾田賦。隨貨來積。府藏虛。徒  
飛書倚牘。攜上聽市衆。授灰之日。墓有諫史。有諡。知  
者以爲民賊。而論者以爲人才。吾非厚自毀而尊異。



黎希聖謂所見  
略同耶無病而  
呻吟耶笑翁曰  
若不呻吟過身  
不仁。  
風憐且目憐心  
雖有破損見便  
則未知無能而  
後能仁知空舟  
而後操亦是哉  
云悲恨者諷  
治何所  
張云浩明須溪  
有義熙渡酒之  
何黃文且曰須  
溪野陳旁出手  
張以遺後人猶  
不虛度此後生  
老

彼也言之何及。將以泄吾心之所甚憤而激來世以  
所可羞。庶幾虛僞省而真實見。如冲才與人間事。豈  
憂凋乏哉。一殷一興。必有痛壞千古者。而後識吾言  
之悲也。盡大地皆佛心。則皆能仁也。所陳者能而無  
能爲難。無能者無不能也。虛舟記曰。莊子虛舟善矣。  
而未免于觸也。江湖之舟爲牛馬走。建旗鳴鼓亦與  
無異。其臨流願濟。飄泊何限。問其爲舟。則如漁者往  
矣。願君藏之。有二戒焉。刻舟募蔽。鱗生初莖。實則漏  
也。赴急務復而不能濟。爲之仰天太息。非無舟也。而  
未有能操之者。是又以虛舟爲恨矣。

苟本知進而言  
性惡何也陳巨  
源曰學者見地  
有真入處毋當  
同非耳食一似  
今世講良知學  
陳諫想即陽  
明子便起未有  
不墜而走章大  
力曰孟以種真  
性而貴仁義苟  
以謙與人而貴  
禮人不信言則  
苟善其後而為  
功慶父曰苟言  
立禮言成樂  
合用以安其性  
命而已至蓋其  
詳非與暗歷  
日無處降舊日

合漢曰苟子言莊子蔽于天而不知人其言曰由用  
謂之道盡利也。由俗謂之道盡嘆也。由法謂之道盡  
數矣。由勢謂之道盡僂矣。由天謂之道盡因矣。道體  
常而盡變。一隅不足舉之。不知貫不知應變。貫之大  
體未嘗亡也。亂生其差。治盡其詳。故道之所善中則  
可從。時則不可為。器則大或水行者表淡。禮者表也。  
千萬人之情一人是也。天地始者今日是也。苟將以  
不用人力謂之天乎。人力即天也。善用者行無事。莊  
所謂開天之天也。儒言性必尊德性。言天必言天理。  
諸子或執懸象言天。或執運數言天。或執兩間之氣

上帝建法不可  
度忘矧可敬思  
誠不可掩如此  
天道下言詔道  
斷考故曰以理  
言天可也以理  
乎代天字則不  
可  
正曰美之為而  
為者天也以此  
不可知而消心  
則忘充保所用  
矣然此不可知  
為影響而造說  
廢法可乎  
愚者曰以二論  
言有莊竟一致  
夫前乃談莊又  
復談孟子學述  
格取或明眾人

言天或執上帝言天或執物言天或執理言天故齟齬耳將合象數氣理帝物以言天乎象一理也氣一理也理一理也然曰天命之謂性可曰理命之謂性乎莊曰君道天也臣道人也曾知君臣道合于臣力乎時而曰全人全天時而曰天不是人時而曰盡人享天將何以折中之或以格致盡分為人則責重人或以本來公平為天則奉事天或以禮法為人而賤之以食色為天而任之可乎故曰先天弗違後天奉時前曰從天而頌之孰與制天命而用之思物而物之孰與理物而勿失之孰知人而思天則失萬物之情

斷者

李廬余子曰荷

卿老處莊子寓

言同是排撥控

劑一樣心罪被

曹孚至人一眼

視破方知孟子

謂陽壽即是收

湯墨僕從本無

是非處遠出者

也君相知而化

之風神現成矣

奇才必欲開化

古人將結款第

却已忘恩百倍

無世世界為我

作盡諸家為我

猛無然自不混

何初設案

莊曰精而又精反以相天豈無謂耶不可知之謂天

耶曾知致其可知而不可知者自致耶山此論之泥

分別者固矣倚混一者病叟不小又况綴旒天人之

外者耶朱震青曰凡欲用乎人故殺人人多委之天

凡天之一形一氣油然而生天之所以為天窮於獨

成故曰天嘗自殺政不須人之殺之也肅伯玉口世

謂李斯禍天下皆荀卿性惡必後王諸論開之身殆

不疾戰國儒術闕缺鼓辯之徒關貴互起郭不惜為

危論意存矯枉不辭傷實其亦惟敵是求乎夫為理

劍者金也彼孰為環此爭為劍環相既虛劍義亦墜

各爭其半則互舉其全矣故折獄者卑辭弗激也必

合辭以聽之對簿之案護此之意益甚則尋彼之終

益力苟保殘守缺快惡見破之私意時隱情情已之

不暇敢以其身輕試於吏議哉刑之為恣受惡也若

于借之而不聽也索首惡之名者實皆以為善而

為之殺其前者不能盡其終已亦不能無罪焉耳

精源曰聖人言  
幽明諸子言有  
無何晏考無業  
顧崇有胡實之  
言當有當無也  
宗鏡曰無非龜  
毛有非株也關  
尹曰言有無之  
無又言非有非  
無之說又言去  
非有非無之然  
邪子曰不可以  
有無言而未嘗  
然有無也皆疑  
此後蔡氏曰天  
生聖人而道在  
聖人矣又何言  
哉吾無隱則就  
人亦物理而學  
海不厭云誠然

李士表曰道在有耶。在古無古。在今無今。在陰非陰。在陽非陽。存遠不離霄壤。在近獨高象先。在聚而流。出萬有。在散而收歛一毫。道果在有哉。在無耶。在天而入。在地而地。在谷滿谷。在坑滿坑。有在于蟻蟻。有在于瓦礫。道果在無哉。無不在無。名謂之無。而真無不無也。有不在有。名謂之有。而真有不有也。而在在者。有無不可得而名焉。不敢以形數擬。不敢以吟域。脫即其互古今而自成。入散殊而皆一者。強名之曰古人大體是猶萬木一風。一風也不可謂之心術智術。機術。技術。道其該通者也。或以獨任不堪而

中庸曰可一  
道先

滯道或以強聒不捨而滯道或以成生之說而滯道  
或以博大之域而滯道計其術猶舉空耳然一石之  
微與太山均體沒百家無大全離大全無百家故曰  
終日大全而不知大全者百姓也欲至大全而未及  
大全者賢人也已極大全而泯迹大全者聖人也

馬樞曰貴位者以巢由爲桎梏山林者以伊呂爲管  
庫貴名寔則芻芥桎梏之言既清虛則糠粃席上之  
說要亦各從其所好也蕭伯玉曰鍾石非禮樂之本  
綴葛登朝野之謂正以體公  
識遠出處同歸耳今東名實而以巢由爲桎梏既清  
虛而以伊呂爲管庫限局以疑遠拘玄以礙素俱非  
致一之論也時乘六龍者謂周壽門曰問其龍不龍  
耳管東溟曰能以巧說開六龍之義誰以漢心畫一

嘗疑荷黃剛駟  
門外開談夫子  
何以其幾耳而  
余答厥不悟化  
身個唱難免痴  
唯對紙夫接聊  
歡生諸人原無  
憂此猶悵然取

龍之  
性。

高叔嗣曰。世以莊周所錄古果許之徒。譏堯禹。薄孔  
公。其辭不雅馴。學士大夫素不信。謂其人無有。然孔  
氏書載接輿沮溺諸公。其嘲笑仲尼已甚。惡可言無  
其人。顧其風淳至。不可用詩書禮樂之際責者。余始  
至于野。受父老之詰。乃無以應。悵然久之。其序薛蕙  
老子解曰。自古言仁義禮樂。有過于老子者乎。言陰  
陽剛柔。有過于孔子者乎。夫知人而不知天者。近乎  
愚。知天而不知人者。近乎誣。學者不知天人之。奈  
何。以此譏聖人也。

知言鑑曰。陰陽剛柔。物理也。仁義  
半理也。所以爲物所以爲宰者。至

聖也。二而一也。中明宰理。以宰物而至理不達也。知  
之乎。宰理至理。即在物理中。知之乎。通而言之。理明  
乎心。心一物也。天地性命。總爲一大物理而已。  
矣。天人本不相離。知其故者。始能前用不惑。

薛文清曰。老莊于道理。非無所見。但不勝其避害自  
私之心。遂鄙薄事物而不爲。是豈聖人大公至正之  
道乎。

函史曰。淺乎淺。老得易之體。莊盡易之變。蓋潔靜精  
微也。而賊應于化。解于物。而甚嫻于辭。故閱肆恢奇  
如此。

李乘一曰。商鞅韓非之去老莊也。百有餘年。至其嚴  
刑峻法。殘滅誅夷。則商韓自爲之。人固有生而惠和

老莊中韓同傳  
史記果藏相書  
之意耶。無者  
道之至。謂者法



有道之學用若  
以互教名法虛  
無猶若無也若  
體其固然名法  
即虛無也聖人  
中和正用者論  
道也而流言者  
虛非于至矣矣  
一中和持其詞  
鋒矯異可若是  
巧假虛無稱窮  
愈詐正始的於  
從本一核名辨  
始以大成發輝  
人而甘說曰國  
人尚有三當矣  
假譽休誇七不  
地

者矣。有生而苛察者矣。窮虞不殺。鷹準必擊。皆生使  
殊商韓之督責。斬艾以爲必出於道德南華之書。而  
後有。則齊有權書矣。鄭有刑書矣。老莊以爲無有其  
心。而人則以爲無有天下也。謂老莊之道。豐於衛生。  
而嗇於爲人。則可。非害於人倫世教也。人間世大戒。  
發揮忠孝至矣。精之可以養生。高之可以御氣。得其  
意而善川之。驕者可使下。薄者可使厚。煩法令者可  
使簡。多嗜欲者可使淺。初亦何害於吾身。與吾民。苟  
不原其得而索其所以失。將六經之書。孔孟之道。有  
用之一再傳而失者。何論老莊哉。

羅泌曰爲書敗  
之而無爲之弱  
得而不小陽明快  
醉人之歎豈不  
呼喚而秦州再  
傳修民成深矣  
唐固老莊聖備  
疑與心其一卷  
一流者乎杖人  
曰若不互相補  
救安能使正法  
久住于世它山  
之石可以攻玉  
項柳枕上笠帶  
西行事心當如  
事佛事佛當如  
事佛激揚呵語  
門外難知苟非  
大破家自述  
胸襟亦未許依

焦氏筆乘曰聖人之業成變化行鬼神而貴之膠膠  
擾擾可乎老子曰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蓋謂有物  
者不可以物物而視無者斯足以經有舜無爲而治  
非不治也禹行無事非不行也昧者遂至清談廢事  
斯失之矣莊曰水不澌則清莫動則平鬱閉而不流  
亦不能清夫以廢事爲無爲是鬱而閉之而幾水之  
清者也又曰扁鵲見垣五藏而製爲方學者或不見  
五藏而第執其方或見垣五藏也而以意爲方不必  
出于師也扁鵲將執資歟釋氏之論訓息者必呵佛  
詈祖之人曾知呵詈之爲皈依讚歎乎秦佚之手嘗

漢切虛算無事  
漢也。

王介甫蔡商鞅  
矣何以無成功

耶謝安石奸談

莊何以能勝秦

耶亮翁成河大

功而不顧後患

以刺之於耶請

志翁答。

志翁註莊此其

定若主意耶抑

止欲謂察見奇

耶中郎曰吾于

卓老有五不能

學有三不願學

秋人蒼焦弱侯

曰厚實于人偏

薄已然猶血性

前人寒。

非老朋矣。果林之遊。又嘗自非矣。而亦謂詆訾朋肩  
也可手。

李贄曰。成大功者必不顧後患。故功無不成。商君吳

起是也。顧後患者必不肯成天下之大功。莊周之徒

是已。而儒者皆欲之。又有居朝廷則憂其民。處江湖

則憂其君之論。非兩頭馬耶。正曰。憂君憂民。正是一

素其時位。心則一也。故若于既知其素。又知其位。偏

才使鋒。但快意耳。溫陵官不解意。憤激庸俗。偏右添

緩有之。而後此放頓。羣托隱怪。以罵名。而捷轟矣。連

池鼓山掃之。所以炮藥。覆曰。氣化自圓。至理自同。各

人各事。各依各時。自別也。出世偏言。自受用。經世言

公受用。判然兩端。而自心總持。則一也。理學開邪。存

議。但言義制事。禮制心。而心之所以為心。自受享

矣。兩忘則火候也。又何核學事治事之木忘乎。

夏塗曰。孔子君位必取管子之政。但居德不耳。幼李曰。武侯比管尊王也。此樂復仇也。張延武侯出于中。尊豈知其李。出于道。而治出于管子。因名法家以管為祖。而自丁漢遂以老莊為祖耳。風雨無期。抱蜀不立。鳥飛。誰送小曲。亦何傷哉。

唐東園曰。老子與孔子同時。管子在前二百季。其內業篇所言。皆老子道德之旨也。老則其取諸管子乎。管子曰。天不一時。地不一利。人不一事。是以著業不得不多。名位不得不殊。方明者察于事而通于道。無上無窮。運乎諸生。宙合察天地。天地直萬物。君子繩繩慎其所先。本乎无妄之治。運乎无方之事。應變不失之謂當。使民于不爭之地者。各用其所長也。老子但取先幾自警。莊子略于事而標化以匿高耳。

熊文直曰。為物不二之宰。至隱不可推見。而費于氣。則有象。費于事。則有數。人身天地二而一也。明乎天。

疾。疾。車。端。幾。實。然。在。齊。雲。其。律。同。符。一。心。一。物。則。歷。疾。夫。豈。可。以。掠。虛。味。源。哉。熊。管。子。曰。濠。園。不。得。其。故。蘇。安。蛙。井。致。寓。言。焉。愚。曰。莊。亦。言。極。物。而。止。只。是。不。過。地。上。菩。薩。與。他。交。後。

地之爲物。與物身者。不悖。斯進于格物矣。神聖所以範圍曲成。若方圓之有規矩。罔或外焉。世運通序。聰明日繁。戰國狙丘。稷下譚天。雕龍鄭圃。漆園纂玄。標異轉相。郵效邪說。駭興。舉兩問之真象。數悉掩于僞奇。要渺。寧復見真天地哉。誣天罔聖。葵倫致而舊章缺矣。又曰。老莊濟六經之寤。寤于世運也。卷之則爲老莊。放之則爲五霸。又曰。邑厲盜天地之清氣。鄉愿盜天地之和氣。根局原大。鄙夫亦有才氣者。非苟而已。三皆世所趨尚。只是全無真氣。故取古者三疾以敵之。楊朱非從軀殼起見。自待甚重。有不屑天下意。

嘆甚麼作魚  
又嘆甚麼作心  
一現見之。則不  
必說矣。一身三  
萬六千虫。各有  
日月國土。父子  
君臣。則一切統  
亮現成。皆成虫  
盡虫分。而人不  
能盡人之分耶。  
顧茲于蠅。而使  
可食。將蠅豈為  
縛乎。收空于鼠  
而後可食。將鼠  
豈為縛乎。琴瑟  
樂節。而後可聞  
將樂節。豈為縛  
乎。欲是極者。迺  
縛空。須與到舍  
一說。

袁不公廣莊逍遙遊曰言大山大海則信言鳥大于  
山魚大于海則不信小言螻蟻焦螟則信言蟻有國  
有君臣少長是非爭讓之事焦螟曉上有無量虫虫  
有無量郡邑都鄙卽不信何也以非情量所及也拘  
常見聞以定恣縛已縛人一丘之貉耳聖人豈有三  
頭九臂迥出于人與蟲之外哉惟能安人蟲之分不  
以一己之情量與大小乎斯無往而不逍遙矣齊物  
論曰天地間未有一物無是非者凡夫文士潔士法  
家儒生道釋異途分門海墨難載六根常執而已空  
中之花可以道無亦可以道有故聖人不見天高地

關尹曰天不能  
冬違夏窮是以  
聖人不違物所  
長身不能手行  
足持是以聖人  
不違我所長惡  
日謂此為齊物  
可乎空花波像  
猶為贅語  
將以我為養生  
之養耶許以本  
無生成為解解  
之養耶冬湯夏  
水今乃知味醫  
病不假聽馳藥  
千年故或亦堪  
醫必求香質能  
始活血哉

下亦不言天。昇地高。波中之像。可以言我。亦可以言  
彼。故聖人不見萬物。非我亦不言萬物。是我物本自  
齊。非吾能齊。若可有可齊。終非齊物。雖萬釋迦。何處着  
腳哉。養生主曰。無一物不養生。無一刻不養生。道曰  
外其身而身存。則內其身可以亡身。釋曰。無生則生  
本不待養矣。而貪生利生以害之耶。儒曰立命。順受  
其正。故不欣長生。不悲夭折。修身以俟。順生之自然  
耳。人間世曰。易善藏其川。處人間世之第一書也。以  
道得禍者十一。以德十三。以仁十五。以才十七。以節  
十九。忠莫大乎見長于人。而據我于崩。堯無我。故能

致辛曰。匪論何害。又何須說。必而曰。民所好惡。非利害。耶。心易曰。易。原。變。患。萬。世。忘。身。入。水。知。適。是。三。氣。地。尊。湖。險。七。共。處。比。世。詞。舟。遇。風。因。我。亦。能。如。保。亦。子。無。我。即。甚。利。害。無。我。乃。知。利。害。何。伸。相。感。而。利。生。焉。天下。何。思。何。慮。嗟。作。有。利。無。害。得。度。

因四岳。禹無我。故能因江河。泰伯無我。故能因夷狄。迦文無我。故能因人。天三乘菩薩諸根。今夫父母之養嬰也。探其饑飽。逆其寒暑。啼者令噓。喚者令喜。兒口中一切喃喃不字之語。皆能識而句之。何則。無我故也。同舟遇風。十百人一心。惟三老所命。呼東則東。呼西則西。何則。無我故也。夫使事君者而皆若父母之求其子。處世者而皆若同舟之遇風。何暴不可事。何亂不可涉哉。肥遯者非遯山林也。遯我也。德克符曰。根者諸濕之聚。如蒸菌也。識者六緣虛影。如蕉卷也。蕉落識亡。熱謝菌枯。向非覺明。客于其中。一具白。



眼空一世盛衰

骨立見僵仆矣。經云汝身汝心皆是妙明真心中物。

不於法然一具

狂者尊古界今尚能眼空一世。糠粃形骸至人脫卻

白骨將謂兩間

浮漚。通身是海。又惡有淨穢大小之見哉。大宗師曰

總是濕熱邪乘

釋老之為生。成人皆知之。孔學之為生。成人雖鉅儒未

正之符。初在何

有遠知之者。嗟嗟。聖人之道止于治世。即一修齊已

一條爛貫索子

足而談性與天。窳極微眇得無迂曲之甚。夫天命者

本不習識。謂為

不生不滅之本體也。天者非人也。非耳目非口鼻非

桶下板弄流作

心意識也。我相盡。即道無我。而天下之耳目意識俱

短收全欠。自非

無矣。人相盡。即教位天育物。總是教體。心靜土靜曰

斬新正語。中明

位胎那滅度曰。首。嗟嗟。眾生墮地。成案已立。驚利趨

敬體共致。中相

狂潮兮奉重耶

已而教曰。幸是

無。無。勿傷之也。

諸法同體。則於

不可壞明矣。無

因非果則無果  
非因明矣古今  
一時則會今無  
古明今無即是  
智猶欲舍樹而  
執枝葉然而不  
用匪徒一用便  
委當用何法以  
謂御此日用耶  
嬰兒鳩卵豈惟  
堅強煥滑謂因  
雨點散作燕石  
行戶矣祇爲眼  
庸者不好學故  
以家親切一何  
提問之又爲好  
奇者不歸寔故  
以靈爽快一可  
呼聖之微智說  
傳云六証李聖

名頭白而焦。信有死者。當如是耶。文士以立言爲不  
疾。神仙以留形爲不疾。二乘以寂滅爲不疾。捨生趨  
生。焉知大道。夫道何物也。而可以己意趨捨之哉。聖  
人卽生無生。故不捨生不趨生。善我者無體。諸法同  
體也。善行者無時。古今一時也。伏羲神農至今猶在。  
善因者無果。無因非果也。此非識心分別可知。智證  
乃見。應帝王曰。聖治法天。天法嬰兒。嬰兒法鵠卵。西  
郭先生曰。臣能知諸國雨點禽獸之情狀。臨滿七萬  
戶。起一念。臣能悉知。可撫四夷。齊王大駭。齊戒晚請  
之。先生曰。霖雨可千里。猛雨不數十里。分龍塊雲。知

以一石中有天  
子聖賢修德  
之隨殺推破其  
石始路狹驚  
心乃成道  
莊七篇惟有先  
生休矣一句不  
知誰能應然  
中郎之酒貪醉  
且六十年特取  
其晚悔語亦良  
劑也或曰快意  
已過晚年固此  
困人耳濟源于  
莊但取其文愚  
則曰聰明人還  
從聰明人折服  
語入帶此戲機  
原自投機

其不隔靴。是以知雨點之數也。異者飛角者鱗。逸者  
走。是以得鳥獸之情狀也。百姓貪欲。賤欲爲。謀欲  
煩。曉起知其營業。入夕知其晏眠。是以悉知其所念  
也。操簡而用博。故可以撫四夷。王撫旻曰。先生休矣。  
石公晚悔與陳正甫曰。行起解絕。弟輩未免入解坑。  
所以但知無聲臭之因頓。而不知洒埽。應酬之皆圖  
頓也。芥黃蘗無念曰。貪喫不行。卽是意識  
行不得。且將起信智度論。理會一番。近時老宿尚遠  
遠在鄧定宇。未必悟然。修行不墮落。若生與公全不  
修行。我慢貢高。泥塑無疑。但當勸。突懺悔而已。

湘湖二費皆以  
佛於談話中顯  
眼快超宗老語  
回互東湖湖曰  
見有才識願得  
道念未以或爲  
眼中祖教所轉  
弟往亦有青嫩  
之貌近稍勘破  
暢快無意始知  
不能寂寞決不  
能寂寞受用也  
以寄爲樂不知  
寄不可常擬則  
童絕學亦與清  
歌妙舞等耳愚  
曰亦直寄焉是  
常耶不可常耶  
環塵繫表猶兩

袁小修以莊子爲貝葉前茅。消世間是非。故曰導莊  
道通遊言自在也。自由也。不生不滅。隨寔于吾生。  
李湘洲作說莊曰。莊子揭大小以立論。借大鷗與神  
人以廓開世界眼界。蕩滌學人情量。而我自有用大  
之方。歟。鵬飛能高而不能下。豈若神龍之變化無方  
大小不測乎。神人能居于始。狀山而不能居于人間。  
能小堯舜。而不能爲委吏乘出。豈若不壞世間相而  
證寔相者乎。雖然。莊子之說亦直寄焉。故是一奇書。  
何宗彥君美曰。人皆知錯綜變化。環應無窮者爲易。  
而不知易之繫表象先有一定不可移轉之消息。人

獻耶。不則橫出。豎出者。能免。思。販爲子耶。思曰。學步解莊。亦直。詩曰。不待富饒。方架箭。只宜說。汰免。考。儀甫曰。王太尉。之。晉。空。荀。中。郎。以。燕。旋。自。喪。于。期。解。義。大。暢。玄。風。而。牛。歲。不。免。屈。節。則。所。稱。解。莊。之。祖。者。猶。若。是。况。下。焉。者。乎。笑。翁。曰。與。其。二。于。年。後。打。雲。門。何。若。據。款。定。案。

皆謂虛玄幻竊。河漢無極者爲莊。而不知樵寔崇有。三界之內。橫出豎出者皆是也。故曰莊連于治經而急于明道者也。何不舉莊以明易。而學易以解莊。其貴神而賤聖也。使夫分門別戶。學一先生之言者。固可破其藩籬。而拘瑣刻厲之徒。執成法而擾擾日趨多事者。亦足休其伎倆。知變化者知神。而何疑莊也。包鴻逵儀甫曰。魏晉好莊。掇膚遺髓。詭託虛火。我人方熾。侈譚玄勝。嗜慾更酣。故嘗妄謂世間止許二種人說莊。一者能用莊之所長。一者能訓莊之所不足。又惟有能爲莊。又不必且爲莊。而後可以說莊。

馮到之言少時  
得讀直九與世  
無化等用皆樂  
引眼原布不能  
善乳蔡讓彭堪  
害人不小。

老子曰多言數  
窮莊子曰道無

間問無無何爲

知而故化耶杖

人曰孔子聖不

自聖莊在忍傷

後來撲聖者直

不凌耳。

愚曰蝶老既歎

廣位且問自疑

蝶養又是何意

則出莊子不宗

定將大似劉答

馮時可以楊朱言焦苦其形神。邀數百年之餘名。豈  
足潤枯骨哉。莊子汪洋浩肆。自謂達道。若特以作達  
其弊傷教。

陳蝶卷云。巧言令色。鮮矣仁。指老聃也。古者民有三  
疾。章後仍有子曰。巧言令色。則記者發明老子之流  
禍也。肆廉直。猶不失老子面目。狂而蕩。矜而忿。愚  
而詐。直是莊周轉非矣。馬遷序論語。接以惡紫惡鄭  
若利口覆邦家。則前知韓非之解老而繼之曰。予欲  
無言。天何言哉。隱示莊聃多言數寡。

見聖編曰。莊子天下篇。不列孔子於百家者。明乎甚

實是漢書御不  
兼漢又似司馬  
彭顯貴爲孫退  
出不免將錯就  
錯如此彷彿亦  
是尋滑素以喻  
神耳且香神詩  
外傳似湯殺史

尊孔子。列老聃于關尹之下。明乎夷於諸子百家。未  
嘗獨崇老聃。又自剖別其道術。而世謂莊周以老聃  
爲宗。甚無謂也。跡其方術之論。於小道泥遠之解。彷彿  
佛得之者也。韓嬰云。飾邪說。文姦言。混然不知是非。  
治亂之所存者。范雎魏平田文莊周慎到田駢墨翟  
宋鈞鄧析惠施十子也。順非而澤。持之有故。足以欺  
惑衆愚。此語同荀而正謬處不同。

野同錄曰。莊生墮聰黜明。寔是鑿聰鑿明。人都被其  
所設。一見文情菁峭。韻滑自恣。便護之矣。巧矣哉。亦  
其時不同。隱逸消心可也。

徐前謂曰陳去  
妻治安嘗奉義  
不友夏亦之  
作郭象註何  
友夏註玄安得  
歷歷曰雖殊賦  
在現在特倒註  
御冷氏曰莊子  
初有所見而驚  
每也人作此語  
吾亦憐之只是  
不可坐作此處  
中郎曰東坡說  
觀作意失之然  
與小兒語使能  
出昔坡對歐公  
詞與可詩美人  
却解坐羞落座  
下花本曰此非

譚友夏曰閱並有法藏去故我泚然而遊昧昧然涉  
我盡莊現循視內外其有不合者聽於其際與其數  
因而遇之芒昧何極口弄物外之言手弄世間之事  
格厥行藏伊可耻也龜續枯魚心迹超然因而遇之  
情染一洗於物中爲人人中爲男豈如木楔隨水遷  
流豈如落英隨風近遠不發大寤自同蟲豸何往何  
來念之悲動因而遇之鷄鳴不已洞天基散雲霞周  
身寶不可塞關不可肩肩而塞之魂魄焉宅吾瞑目  
恬氣伺厥升降因而遇之廣成面語傷物者傷苗人  
者商鵬飛蝶息不出人間因而遇之其老易之旨乎



與可詩世間原  
有此句與可拾  
得耳愚曰此是  
何態

確德輿送雲微  
歸沃洲序曰巖  
山遠公鐘山約  
公皆以文章廣  
心地用贊後學  
得非玄津之一  
派乎元長曰蘇  
氏父子爲文未  
嘗有作文之意  
純是消遣所以  
當家易以不嗜  
獲不商能則利  
有依社以文章  
廣心地其且蘇  
過之矣序江曰  
友夏嘗太平而

寧晦勿宣寧誤勿鑿寧斷勿紉紉刺我指如夢古人  
語半分手因而遇之空牀不寐文理潦倒莊騷同思  
我愛天問濯濯如訴薄暮雷電卽記其事前絲後絲  
總不相連茲談羊蛾胡乃及魚見魚書魚想亦如是  
因而遇之以破吾拘至巧者化工仰而思天寧不恠  
絕瞻彼小草葉葉榮采小虫跂跂其殼青黃天地大  
文亦既工此游入其塘嶽入其窟無小無大愛玩終  
日因而遇之字句我師彼笑且侮此怒而爭侮者又  
笑我寓言耳父前不拜抱頸以噴大親則已矣因而  
遇之詠詠何有哉景純有筆入夢求還輔嗣玄理出

自慰解我輩  
滯而自慰解  
何如乎。遺世  
偏放言。雖惟  
惜矣。夫。原不  
人之效之也。

家相告。直化爲賸矣。不問後來之遇不遇也。

張天如曰。戰國紛爭。先王道喪。仁義禮樂。其言克耳。  
莫若說之以齊得喪。忘死生。禍或少息。止殺人者曰。  
殺人者。必有司。敗之禁在。悍者不顧也。語之曰。子卽  
殺人。無所見雄。若人卽死。於子何益。則將拔刀而歎。  
攫財于市者。訓以廉讓。羣歎爲迂。語之曰。子卽多財。  
何爲。則唾而去者有之。聖人之教。察而達人之說。起。  
此亦處衰世。救末流之無可如何者也。至于薄楚相。  
笑郊獍。終身不仕。游戲快志。漆園之高風。又曷可少  
乎。

道器既非載於  
兩物而土鬱水  
靈各以藥學果  
皆躍治之金丹  
執躍治為固然  
非矣不從躍治  
知有病之為貴  
豈悟因其固然  
者乎因有錫鈞  
環珪璧為躍治  
而以數器設治  
逐錄賤高者又  
可謂之妙道之  
行者郭象曰事  
解其能各當其  
分道遠一也古  
聖曰舍竟竟無  
得達舍程定無  
究竟是註郭象

蕭伯玉曰學者不能通知聖賢之意忠而妨濟仁而  
疑智何異乎執方而治如寶躍治金之中地凝滯者  
似鈞環似璧珪耶聖賢無非應病予藥然藥能愈病  
服之失當而反以智病宋儒之平寔足以藥狂或失  
則陋醫家所謂土鬱也餘姚盱江之超脫足以藥錮  
或失則蕩醫家所謂水鬱也以易之道器觀之苟因  
其固然天地萬物俱為妙道之行也昧於其所以然  
則仁義禮樂皆屬餘才而俱足以自累故上下者舉  
一形而精粗言之非德成而上器成而下截然兩物  
可容意致取舍於其間也以佛之教義言之天台四

半山題詞曰  
不可以有心求  
不可以無心得  
不可以言語造  
不可以文字通  
如茶禪將全副  
上實到一我哉  
新口路爲慘使  
計教中無商量  
正得大中出生  
乃得轉快道  
真天然之樂口  
意到之筆而歎  
曰此等兩出今  
人愈不如古人  
云石林曰此道  
在子雲休快哉  
超宗種德資靈  
首義

慈恩五位。兩家守其師說，不敢以私知相高。惟賢  
首宗，藉圓融遺節奏，如教義章，類皆束而不觀。警警  
者不讀藏經，扣以藏命府命，及諸經終，茫然不知。乃  
傲然自號於衆，而曰醫者意也。豈不悖哉。法絕待以  
標宗人對真而莫覺，非攝相歸性之難也。不實無而  
壞相方爲識。法根原耳。後學功乏尋微，意樂自便，義  
路不涉，互爲枝葉，同昧其本，而競治其末，羣迷暗爭，  
失得無準，情長則申，意短則詘，據摩虛空，祇益自勞。  
道之循器，猶器循空。余憂其無害於空，而不能不損  
於瓶也。其評莊曰：讀書之妙，貴在尋味。遵途循夷而

歷志集清集記  
曰遊者必至必  
樂而歸。豈非高  
遠者難悅于俗  
而卑遠者常情  
所喜乎。其記桐  
廬委焉見山堂  
曰山皆見也。吾  
蔽于所嗜。幸無  
它情而見之。又  
病于窮極。險作  
而所得者狹矣。  
及則何從。  
自崖而逐。何如  
開卷便放。春詩  
記曰。一丘一壑。  
胸襟全清。法華  
以徑行及坐臥  
常在于其中。有  
何家可到哉。

往。讓險而還。亦有何樂。故須水窟山盡。別資一境。所  
云送君者。皆自崖而返。君自此遠矣。此尋之之妙也。  
食魚而美。得全於鱸。封鱸刺鱸。入口甚適。而風味頓  
盡。凡書皆然。而莊騷二書。尤不易讀。彼其天機獨行。  
肆隱流漫。委折微至。原不以工力學問爲長。故讀之  
者。亦不容以意匠經營於其間也。雖間有未安。不必  
強與之合。蘊諸懷抱。日相尋味。待其自遇。冰解凍釋。  
自能得之耳。昔支公註逍遙。雖云能拔理於向郭之  
外。要須賞神駿。則可直以之註莊。未免道人畜馬不  
韻也。

遊文曰易不說  
壞情字惟盡情  
感故人之真勇  
皆以情知之夫  
舉世皆以謂語  
販貨騙其妻幸  
便欲以苦行呼  
嗚呼儒業以何  
慶翻手憐淳善  
友說世外之高  
潔山格之奇尤  
謂非中庸或且  
舉此數數誰能  
象數物理均為  
技藝古今學問  
早已掃除叩其  
性命切已則客  
成黃治而已豈  
見下乎投袂天  
下安才好學者

億略曰人惟不勝其情而後求釋于情凡天下忘情  
之至者皆不能忘情之甚者也竹林宗莊人見其放  
曠矣其志非也居喪飲啖而雞骨嘔血于親而至情  
必無之而不至者也無之不至當為情歿逃生于寄  
骨其情所以骨其歿意得已哉諸賢惟有餘于情故  
不勝而逃于其外天下本不足于情又便其易而樂  
入其中此當日之風所以頓變也天下盡囿于風氣  
而不覺惟王謝識其微因借之以糜土敦溫喜其隙  
亦高之以悅時故彼此無如何也揆知文舉不為己  
用而殺之溫知安石不為己用而不忍殺安亦知溫

卷之六 卷之六

十一 此篇

落髮星其其上  
子附庸多福本  
自如此高才博  
學深行自累耳  
都象口安于所  
傷物不能傷故  
資以化自還即  
吞雲藥  
徐楚白喜僻拂  
者達俗有力量  
人沈長都意簡  
傲取丑捐也無  
忘曰武侯自言  
謹慎故能聖壽  
而曠達其成生  
是則其曠達即  
真謹慎誰能議  
此。

不忍殺己。故用溫為藩籬。而以己之寬為天下淵藪。天下畏溫而不敢叛晉。愛安石之優容。益不欲叛晉也。均之放達。嵇阮借之以釋其累。王謝資之以成其能。此其有本也。

悔惠連曰。謹慎曠達。狂狷別路也。澹于利欲。迹可略矣。將以躬修謹慎乎。鄙吝謹慎乎。孤高曠達乎。貪淫曠達乎。肆蕩直許。六蔽明矣。我見護短。安能肖物。從人見轉。則無真宰。言僻言拂。蓋難之也。作好作惡。因有非好非惡之橫議。眼空一世。動引蒙莊。蒙莊痛名利之累。是第一謹慎人知之乎。